# 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八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没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

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歳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耻臣於戎虜張禕引

鵠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貞不忘烈秋霜精貫白石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含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起家為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
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
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
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為必
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
人之明轉豫章内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

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為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駮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

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簒位署為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駮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麤有善事然闇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宏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

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毁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弃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

諮事過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埀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晉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為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宫有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

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頴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為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頴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隂

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還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

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册贈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户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勲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眕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朝請翰以無

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
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
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
大明至節崇奬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
翰孫曠為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熹徐州刺史父藩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
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
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

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宏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元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元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

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冏辟為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乂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於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

年尚書令陳𩦎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郎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為撫軍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

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荆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為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别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輙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

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闗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强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盖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代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

地四海强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

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若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宏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

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陜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輙在呼噏豈復宴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寛方千里以與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

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别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忝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

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喈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内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産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輙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

劉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沉為軍司遣席薳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沉將州兵萬人征

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

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䕫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畤接戰䕫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鬬輙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沉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顒横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

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顒曰夫知巳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

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為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為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為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清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

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

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為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

遣其將喬晞攻隘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

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别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男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

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天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禄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黄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辛勉族弟賔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

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憤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

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
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
宴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
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
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醜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

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内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

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潜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又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

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

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

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絶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劉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

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

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
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
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
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
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
昨夜夢乗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别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

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

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荊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

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没

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
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
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
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
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
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
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

殺其友止之曰且茍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晩也
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
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
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
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
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乆處兵任委以
邊戍疆埸歸懐著稱所莅前年狄氐縱逸浮河而下挹
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鋭内固津要虜賊舟船俘

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没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絶粒而死挹參軍史顗近於賊中得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録若蒙天地埀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
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
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
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勑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
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
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客刺之弗尅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為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

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劔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彦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

節彌固亶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
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為立屋宅
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力量過人隆安中為
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
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

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

若遂不諧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顔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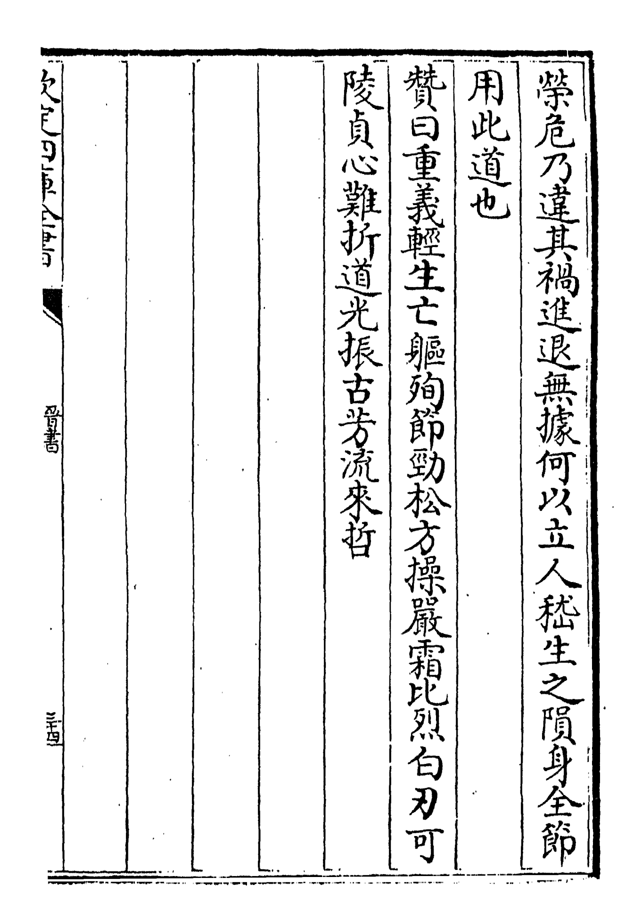
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
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立遂遇害之時年三十
七衆咸悼焉先是立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
害即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
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
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

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搉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



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

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

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晉書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九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

黄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寛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為凖的有晉肇兹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飭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音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寛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

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
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
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
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
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
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
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内難方
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

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氾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别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别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

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
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
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
衞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還廣平太守天水夷夏
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
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芝屢
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
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

點雖欲牽黄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内侯邑二百户毋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户拜揚武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

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蕨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

禮終始未嘗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賵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

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廏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

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追贈使持節都督

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次孫仕至東平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緜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

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輙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譙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

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潁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大傅軍事及洛陽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為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圖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彦潁為羅尚主簿州没為氐賊李驤所得欲用為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閳軫亡因自表兒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為成都王潁郎中令病卒烈弟

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亹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

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隷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

雖詔書屢下勑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捐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令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

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
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
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
及綺繡錦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
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
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
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顔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歳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歳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
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
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
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
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
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
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為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
為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

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湯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為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剋

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

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

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晷

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

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輙

聽蹔還滎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滎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飢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雖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别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為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

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遷荆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為都督留紹啓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内羯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為才足為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

苟晞威於青州然絡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冦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兑為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

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兇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兇逃者兇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顗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智明勸顗奉迎乘輿顗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

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甞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竒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祭軍越欽其為人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名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

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名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

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乆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吴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

俸禄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輙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𩦎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

之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為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為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禄大夫加金

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綴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

清標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

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

鶴鳖吗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

所致嘗食醎菹以其味吉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飡

投箸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

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

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為温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為黄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禄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

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

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唯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

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氊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

妻子不霑寸禄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没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衞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

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亷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為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旟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已克勤顔遠之申寛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絶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絶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

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奬
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黙靜若烹鮮唯嘗吳
水但挹貪泉人風旣偃俗化斯遷

晉書卷九十

晉書卷九十考證

魯芝傳進爵斄城鄉侯○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斄周后稷所封注斄同邰音義云音來非也

曹攄傳流人王逌等○逌監本誤道下文同今從音義改正

丁紹傳模感紹恩生為立碑○紹南陽王模傳作邰

晉書卷九十考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晉書卷九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

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旣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内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

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

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埽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啟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絃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

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晧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

子軅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内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紉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顔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

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

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内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静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

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吏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

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鑚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
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
殊操一則翼賛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
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
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
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
章潁川二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

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

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

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膺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弈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

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
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
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
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
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
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
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
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

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輙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

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為廢疾泰始初武帝録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

緦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死於劉聰之

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别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

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
登漢武欽賢俊彦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
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絶
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
忠恪允著夷清虚沖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
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册問
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
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

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為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廪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為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

廷沸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
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
為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
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
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
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
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

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
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
景仰軌訓豈得髙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
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旻曰吾少
不出身頃雖見羈録冠冕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
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
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旻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
人兄嵇字行髙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春

秋以剌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

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冡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

十七死於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甍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元為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

廟迭毁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
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
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
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
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
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

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内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

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儁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

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
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
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
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
邈蒞官簡惠達於從政論精議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
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
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
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

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

初與庾亮俱補中書令明帝之在東宫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

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
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
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
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
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

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獘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

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容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

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為黄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

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再閲又署為光禄大夫時閲拜其子胥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讎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鋭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

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子予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内外僉議皆曰與能當

淮肥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狄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冑子雖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歛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

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巳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

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温之黜以為國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畝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為温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内照亦頼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

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
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
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
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
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絶世
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
痛癢而當為之犯時干主邪每覩載籍志士仁人有發
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

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卒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己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

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緼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

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已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幾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幾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

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㑹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

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義節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幞府之小節奪

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

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慨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高遂為通儒至慕容暐襲偽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為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

範攸歸雖為末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齋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温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

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晉書卷九十一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

范隆傳鴈門人○鴈監本誤騰今改正

孔衍傳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監本言誤

孔皆誤衍今改從宋本

范弘之傳安北將軍汪之孫也○汪監本誤注今從本

書范汪傳改正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